西河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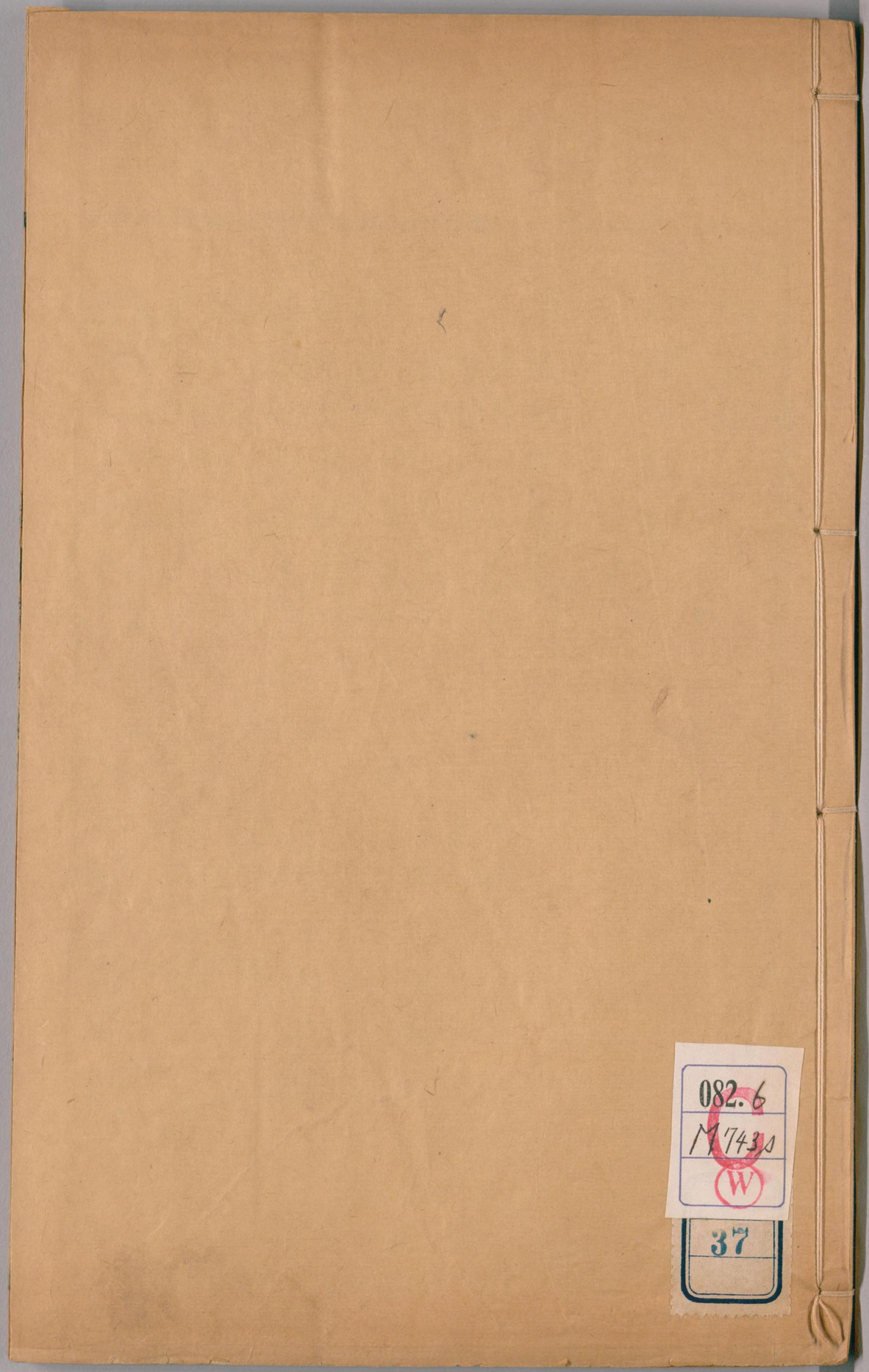
第 4 冊
第 37－48 冊

経集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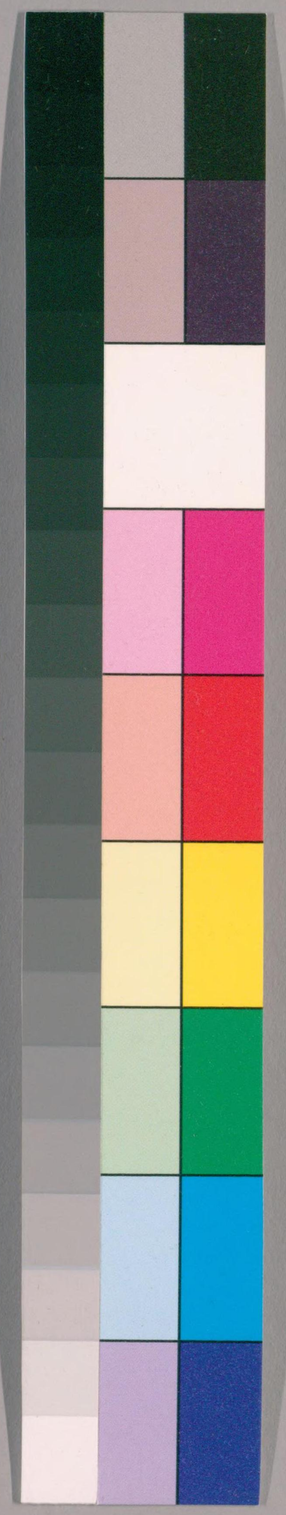
082.6
M743s
W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082.6
M743s
W
3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082.6M743s

西河合集

聖門釋非錄目

卷一

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巧言令色鮮矣仁
使民以時
矣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
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苟志于仁矣無惡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觀過斯知仁矣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卷二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有顏回者好學
犁牛之子騂且角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6714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善爲我辭焉　回也不改其樂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如之者章　如有博施于民章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予行三軍則誰與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子路使門人爲臣

卷三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畏於匡章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

大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文猶質也節　君之無倦行之以忠

先事後得節　請益曰無倦

衞君待子而爲政章　樊遲請學稼章

無欲速無見小利　今之從政者何如

卷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耻也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

也節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　何爲其莫知子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二句　當仁不讓于師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君子尊賢而容衆至末

天何言哉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小德出入可也　難與並爲仁矣

喪致乎哀而止

卷五

傳不習乎　信近於義節

賜也何如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也已　其言也訒二句

必也使無訟乎　勿欺也而犯之

以直報怨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欲往　佛肸召子欲往

子欲無言　當灑掃應對進退

子亦來見我乎　可以取可以無取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由堯舜至於湯章

聖門釋非錄 一 平湖陸邦烈又趣氏輯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秋晴稿
胡紹安國期
李鳳雛紫翔較

四書賸言曰儒者說經本欲衛經使聖賢言語瞭然作斯世法式而集註于夫子所言必拗曲採直抄變其詞名曰補救而至于諸賢啟口則盡情吹索一概掃蔑自有子孝弟子夏賢賢以後並無一許可者豈儒者所學原與夫子一門有異同歟抑亦儒者神聖直接堯舜禹湯而于夫子以下多未當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孝經問王恬曰宋儒自矜所學直接堯舜因互相標榜原有微視先聖之意故于北宋諸儒高樹門幟不容一人訾議如劉貢父攻二程全書一二字便作札四布痛加譏貶必欲使其還復舊文而後已而于先聖先賢恣情敲駁大學孝經連篇刪改即孔門諸賢何一不受其削斲相其用心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之意宜乎俗儒入告請斥十賢于堂下而升周程張朱與四賢接席而恬不知怪也嗟乎恐將來四賢亦不安此席矣每讀六經未嘗不累息焉

邦烈曰集註痛抑聖門弟子初不過私存其說以稍寓微意實不料後此之直奉爲章程也故朱子平日自言論語集註屢改不定即與或問前後不相應又曰論語集註爲朋友傳去鄉人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愜誤看讀正所謂記一而遺百得粗而忘精者其自道如此自元仁宗朝創立八股用朱子書取士勒爲功令而明文皇帝一遵元式且造大全一書以曲護其說嗣此四書無本文且無舊註即宋儒別說亦概從屏却以歸于一門而于是孔門諸賢無乎反時矣然元制八股其剏立程式于後股原經後原有結尾一項明朝所云

大結者許自出已意駁正傳註故崇禎壬午癸未當
科塲終年尚有浙墨君子務本二句題其結尾謂孝
弟是仁本仁不是孝弟本而癸未房書黃淳耀文于
管仲非仁者章結言子糾是兄小白是弟朱子錯而
孔子不錯稍爲聖門辨冤今則結尾旣廢而高頭講
章復曲體集註刻魂鏤象使毫髮不失于是大中論
孟有傳而無經有儒說而無聖賢之說如入齊者知
孟嘗而不知有王入秦關者但聞有太后穰侯高陵
涇陽而不聞有西秦之主初猶嗤奸繼則明竊孔氏
一堂將何存濟

因稍斬先生所言與他書偶錄可引

據者彙成一卷名曰釋非以爲聖門口語各有精義
或未可盡非焉爾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集註爲仁猶言行仁孝弟爲仁本謂行仁自孝弟始
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
本則不可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
有孝弟來

西河講錄曰仁義禮三字肇于易文言而孟子始增
智字爲四德是仁義禮智根于心實始孟子乃孟子
明言孝弟是仁本未嘗言仁是孝弟本觀其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實卽是本又曰親親仁也親親實生仁是創言四德者明曰仁本孝弟說者茫然不知其所自始而概從反之曰仁不本孝弟且不唯反之又從而決絶其說曰人性曷嘗有已諸所言皆一切叛盡而論語開卷卽立此說豈孔氏一門與有子孟子皆非與須補救與

論語稽求篇曰有子原文反覆踢蹐躍抃掉而爲是言定知聖人言仁只在孝弟其警警後學提撕聾聵何等急切及一聞儒說而索然矣有子有知不且自哂其多事哉

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二字

後漢杜篤傳曰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末雖煩蔚致有根本也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爲仁不是行仁爾雅爲作也本字亦不是始字字書本者根也惟宋人廣韻因程子是解增一始訓而字書亂矣然猶幸本文必不可解本文兩本字一義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弟是行仁之始將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

或曰始原非本字然與本爲類故可借訓如物有本末與事有終始卽以始貼本可驗也曰不然下論抑末也本之則亡而以有始有卒貼之是始反貼末卒反貼本何以解之

已上俱講錄

西河先生傳曰及入塾太翁以先生善誦使盡讀論語註勿賸字至其爲人也孝弟章請于塾師曰願勿盡讀曰何故曰人性祗仁耳無孝弟此言不忍聞

巧言令色鮮矣仁

邦烈曰專言鮮則絶無可知夫鮮只訓少豈有絶無而尚是鮮者此補救夫子語也

講錄曰巧言令色不是仁惟恐祗言鮮則絶之不嚴終有流弊殊不知夫子他日更有巧言令色左丘明恥之之語其絶之未嘗少寬特仁之有無須有分寸巧言原不是險詖狡譎誣罔抄變陰陽二三諸習弊其言甚好而色甚善不過從言色上做工夫猶好言自口已耳未嘗絶天良也且人不知學亦當讀書喪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則巧令原是善字左傳師曠善諫叔向引詩巧言如流以頌之夫以善諫之人而目爲巧言向使說有流弊則詩禮春秋其弊將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可勝言六經皆可廢矣註聖人之書而於六經相發明處亦宜簡點安得抄變聖人之言陰就已說乎毛克有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卽令色也難並爲仁則正是鮮意未聞子張絕無仁者朱鹿田曰鮮爾雅訓罕訓寡訓少並不訓無況絕無乎且專言祗言也祗言鮮則尚有可知今欲補救聖言而先自坐以訓詁之流弊何爲

邦烈曰吾日三省章引謝氏語諸子之學皆出于聖門其後愈久而愈失其眞實借曾子以摧抑諸賢者第于本文無可議處耳其誤認忠信見四書

賸言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講錄曰五者非條非件亦全亦偏似鮮倫脊然聖人立言比之雲霞在天隨意卷舒與後人修辭但取齊習者有別此不過舉其要者言之大抵治國祗治事治人二端敬事則事無不治愛人則人無不治斯二者已約畧盡之矣乃復參舉三大政一在約信如傳別禮命質劑要會皆是也不虛言民信一在節用如九貢九式斂弛均節皆是也一在時使如力政徒役師田簡稽皆是也此亦有何流弊而集註又以爲其言淺

近引程氏諸說謂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夫未有行政而不先存心亦未有行政而祇存心者夫所云敬事卽存心也且猶是五者何以行之只淺近存心便深遠且此時存心不是學問究將見諸行事者不知存心而已將終及爲政抑不及爲政又不知存心幾何時可及爲政此皆周章無理之極至者然且曲爲補救不但不及爲政并引程氏不及禮樂刑政以微示夫子淺近之意夫節用時使謂不及禮樂刑則有之未爲不及政也且敬事何事禮本兼樂而禮職刑職則止敬事中之一事是夫子之言無所不該儒者認事字不明反以至淺至近四字目之雖力爲挽回亦何必然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集註引吳氏謂子夏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必至于廢學

講錄曰此吳氏卽吳棫字才老者呂東萊同時便云才老蓋以記誦爲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而意有偏主謂偏于記誦也然則吳氏此言在當時已知其謬矣朱子引之或亦記誦之學有偏主與

論語稽求篇曰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

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嘗廢學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天下原自有不學而可知能者是明言不學尚非廢學今但云未學而卽虞其有廢學之弊則愛親敬長必不容在博習先與毛述齋曰行是學中事學不是記誦中事雖曰未學徒謂其未能記誦耳其于學中之事已得之矣故子夏急以必謂之學救正之謂此正是學學本如是已耳

王百朋曰謂之學謂此卽是學非謂此是學過者其云謂之已學與必其務學之至皆補救語子夏之言並不如是

邦烈曰子游子夏問孝諸章集註謂子游能養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此實寃誣語天下無千百年後視千百年上人而能見其顏色者若謂夫子所告必因病發藥則子貢問士而告以使四方子張問成人而告以卞莊子之勇將添痘候矣凡此皆概不引辨觀者審之

講錄曰不知是不知知不知是知此明白了義並無流弊而集註又補救恐其安于不知必補曰由此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之又有可進于知之理則首鼠矣凡言必有要唯子路强所不知則子所告者要在不强不知不要在求知此非一打一搓挪可補救者稍一搓挪則言失宜繁聽者遵廻不如不告之爲愈矣且天下原有必不可求知者語道之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求知則惑矣且六合之外不知者衆大禹治水未嘗知河源周公闢六服不必識西裔講越雉也況天下有求在知有求不在知知者辨菽麥而作食此求在知者也雖有嘉餚不食不知其味此求不在知者也倘食未入口而强求知味求亦何益故不學不知道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苟曉聖學定不以夫子之言爲有弊矣何補救爲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

集註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邦烈曰此微詞也

講錄嘉興陶書巖問曰夫子仕魯無幾時必不服及幾見季氏宗卿可憤然而誅之者夫子爲三家小司空始進司寇顧尚未秉政與正禮樂誅季氏得毋有佚罰乎曰此儒者無學不細考經傳而謾爲是言毋論王者圖治禮樂後興夫子仕魯但誅少正卯不先

命卿上大夫有間向使季氏可受誅則當桓子受女樂時夫子得禁而斥之不致祈穀便行矣且註經當知經八佾之僭不始季氏也季氏與三家同僭八佾亦同僭雍徹然其僭之由祭太廟太廟之僭由祭周廟卽出王廟以魯爲宗國當祭文王爲宗子所自出之王故舞佾歌雍因雍詩有文考文母本爲祭文王所作詩也乃周公宗子宜配出王故同用斯禮而其後羣公遂起而僭之此因宗子祭所自出而後竟以祭之故僭及大禘諸侯皆由此必正禮樂將必追先公宗伯如夏父弗忌輩而誅之季氏不受戮也且讀書當

論世昭公欲逐季平子而身反出亡當時列國聞者皆謂季氏不宜伐其後哀公仍欲逐季氏而仍蹈前轍然而終春秋之世齊晉分篡而魯獨無恙此亦量時度勢者宜憬然矣且聖賢行事與宋儒所說毫不相合孟子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假使孔子正禮何難拘獵較者而誅之乃其所先者在正祭器未嘗誅一魯人也宋儒好責人並不責已夫宋儒何嘗不仕宋胡安國與秦會之同朝不惟不誅會之且從薦之而其子胡寅胡宏則又爲會之所薦而揜然不辭夫二程不誅王介甫三胡不誅秦會之而謂夫子嘗討

陳恒誅季氏謾也君子不道也

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王草堂曰天以形言帝以主宰言故書言上帝者二十有四易言上帝者二十有四詩言上帝者十四書言上帝者五而皆指天言是天即上帝但言形而主宰在其中並無有指作理者朱子不知何據解天爲理殊不可解越陰瘠語云從來論天者皆指蒼蒼言之朱子謂天即是理可以破千古之謬補聖言之所不及則理生德于予理將以夫子爲木鐸知我者其理乎理喪予理厥之可逼乎理。未

欲平治天下吾之不遇魯侯理也其子之賢不肖皆理也可通乎此必不可通者況天人實有相通之際註者不識耳呂東萊云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便昧此矣魏柏鄉云天者上帝也惟上帝可畏若解作理則于對越森嚴處反不見得此爲至言

邦烈曰講錄謂集註祀竈之禮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皆朱子自造禮文從來行祭總無在家室中者不惟祭祖宗在廟即祭五祀室神亦無不在家廟之中何曾祭于其所況祖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祭廟奧若五祀則惟戶中霤亦祭廟奧而門竈與行則皆祭之門旁西房之奧何曾是廟室常尊之所此皆數百年各處慶慶者故奧竈不以祭五祀言講錄辨之甚悉也但此非補救聖言之詿故不必及耳

苟志于仁矣無惡也

集註楊氏曰苟志于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講錄曰仁與惡對待仁惡即善惡以仁者善之長也聖學所分只是善惡並無理欲對待語理欲對待起于樂記爲西漢儒人之言前古無是也大學止至善中庸明善孟子道性善惟論語以仁字代之故特發此論使仁惡對待勢不兩立有仁無惡有惡無仁而宋儒又恐其有弊以未必無過舉爲之補救夫過即惡也吾不知所云過舉者是何等舉法舉在心抑在事一打一搓挪宛不明了將夫子提撕警省直捉痛快之語忽從而撓擾其間豈不可惜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邦烈曰此決言必無用力不足之人以杜學者之疑未見即上文未見不足無有二也乃曰原有用力而

力不足者但我偶未之見耳則明明有用力不足之人與子說相反非補救矣

講錄曰向曾以此問先仲兄先仲兄曰朱子是說必誤認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一語謂此明明有力不足一等人故云然也不知此須認清力道有不足力仁無不足力道如文王望道未見顏淵欲從末由此道字是力仁已成之候如中庸天道人道顯有明誠致曲所未到處故有不足若仁則人心也善也意之誠者也我欲仁斯仁至矣豈有用力不足者此是力仁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是力道豈可仁道二字認不清而反悖聖言如此

毛述齋曰中庸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亦是行道有不足處與子告冉有語合

觀過斯知仁矣

集註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補不仁字

論語稽求篇曰但曰知仁則惟知有仁並無知不仁一邊即程子以厚薄愛忍並言皆非也大抵黨字作類字解指倫類言則單指爲人受過者言受過各有類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則于兄弟一類孔子答昭公知禮則于君臣一類孫性私賂民錢市衣進父則于

父子一類子路爲姊喪不忍除服則于女兄弟一類總是仁愛之至不惜受過故受過有類則觀之而可以知仁天下豈有爲人受過而尚可目之爲不仁者乎則何厚何薄何愛何忍乎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集註曾子有見于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　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講錄曰此由見道不明過疑聖賢所造定有深淺且疑此際頗遼謐必非可以忠恕兩字顯然揭出故其于一貫並無明証而至于忠恕則或疑或信似合似離一往鶻突殊不如聖道淺近一貫只一串一串之道只在忠恕夫子此忠恕曾子門人亦此忠恕無二道亦無二心然且忠恕二字究只一恕字此推之論語二十篇與大學中庸孟子無不然者

往與先伸兄論忠恕謂此是聖道卽是聖學本體與功夫總無兩樣及在嵩陽受賀淩臺先生之教而體驗之覺加倍親切道在忠恕學亦在忠恕功夫在此本體亦在此卽以大學言之誠意忠也其止善去不善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則恕也此卽學也乃卽以其

學爲絜矩推心度物極盡忠恕而明德新民由身心意知以推之家國天下道皆一貫然且只一恕字曰所藏乎身不恕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無非恕也中庸亦然至誠忠也由明善致曲以推之動變卽恕也于是成已成物盡已性以盡物性天地位萬物育何者非一貫之道乃其學則始于忠恕曰忠違道不遠又只是恕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且隨以所求未能鋪排恕字至于孟子則萬物皆備一貫也反身而誠忠恕也然而强恕而行只是恕也此道也而學在其中焉是以論語一部一貫曾子是一貫之道

故曰吾道曰夫子之道子貢是一貫之學故曰多學而識然而曾子一貫在忠恕子貢一貫只是恕夫曾子一貫明指忠恕子貢前未嘗有所指也何以知子貢一貫只在恕字嘗細核子貢平日其與一貫相發明者全在終身行之一章夫終身行之非一貫乎乃夫子告之者祇一恕字且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八字實之以爲一貫之學只在此也乃子貢遲久有得遂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近乎道也然而子貢未能也須學也又遲久而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而夫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仍以能近取譬勉之以爲聖仁是一貫之道之至而其學則仍在恕字亦惟學而然後可進于道也然則子貢一貫其平日用功不知在所告後所告前而刻意行恕三請三進有如此近儒不知聖道併不識聖學其于下手入門處全然不曉東振西觸曰立志曰主靜曰主敬曰涵養用敬曰格物窮理千頭萬腦終無歸着以致六七百年來誰能于下手入門處明白指出及驟聞一貫而彼我芒然夫萬殊一本此佛家之萬法歸一也且亦籠統無着落及聞忠恕二字宜警然矣乃猶錮蔽之久翻疑爲借端之目夫明指本心而猶曰借端則于當身且不知而欲其知道知學難矣

先仲兄曰儒者不識忠恕即無忠恕做忠恕不出六字以愚觀之當是無忠恕做忠恕不出夫即一偶然之語而的的相反顏習齋曰聖學之亡亡于儒說非虛語也

一貫須實解出二字名義一是一件物事貫是持此一件物事貫穿將去字書以綴穿錢曰貫是也見本文有以字若一是一貫是貫則以字何解

忠非盡已之謂廣韻忠無私也國語忠非親禮註厚也曲禮不竭人之忠謂欲人厚已惟毛晃南渡後作

增顏始用程伊川解以發已自盡爲忠非古訓也若怨則說攴仁也詩正義中心怨之無傷善之心總謂心之無私而善于人者與大學誠意正是一義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又秋晴 稿
陳佑自魯 朱樟鹿田 較

聖門釋非錄二平湖陸邦烈又趙氏輯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邦烈曰此亦補救語

講錄先仲兄曰子產于四者外尚多溢美夫子舉其大者稱之耳即其治鄭二十六年能使晉楚爭鄭者

皆無所利較之孔明治蜀隨手喪失者相去何等儒者喜于稱孔明而必不甘于稱子產亦不可解

王草堂曰子產治鄭自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封洫而外尚有輕晉幣焚載書慎守藏弗許請禁勿毀鄉校爲相一年監子不戲狎璉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儲價門不夜關道不拾遺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是其于君子之道有計數所不盡者乃反曰臧文仲所善者多而子產翻有未至是文仲之居蔡竊位不仁不知者反當褒而子產之政治如彼稱許又如此者乃受貶何其顛倒悖謬之甚耶

李白山曰數事而責必多善則殺人于市數其罪而誅之者皆善人矣若數事而稱必多不善則凡君子三畏君子三樂皆可訾議恐論語論人之例必不如是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講錄曰斐然成章不知所裁是公然具一材品未曉斷割如梓材之未斲美錦之未製故曰斐然曰章曰裁明明白白今乃曰恐其陷于異端則未有稱其成章而猶慮其陷異端者章但有成虧而無同異異端

可斥絶而必不可以裁成此在夫子口中與夫子意中並無有此而忽攙此語此則窺伺聖門之尤甚者也

王草堂曰夫子所裁不過如求之退由之兼人賜之過商之不及之類何處着異端二字

講錄先仲氏曰宋儒之學實本老氏皆華山道士所授而北南二宋皆宗之故南宋洪邁爲史官而儒者皆句邁作陳希夷先生及周元公諸大傳且載太極圖說于傳中以太極圖說本道書太上無極尊經中所出書也

王草堂曰朱晦庵詬陸子靜從初亦學佛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而子靜答晦庵書云如老兄所謂眞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方所迥出尋常超然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不知向裏没安泊爲禪而陸又以朱爲禪不能辨也

又曰程子云游酢楊時先學于禪談邢和叔晚游乎佛處故來此呂微仲之學入于異端矣朱子云謝程伊川自涪歸嘆曰學者皆流于異端矣朱子云謝上蔡用導引吐納之術而其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呂晦叔晚益究禪理蓋其家學相傳如此游氏則分明

是投番了是宋儒自供多陷異端遂疑聖門亦如此
此緣生平不曾識得恕字親切故云然耳
毛述齋曰孟子不成章不達以正途進造爲言
有顏回者好學
集註引程氏說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
也眞而靜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七情
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乃情蕩而性鑿矣覺之者
使情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
講錄曰好學字如大學誠意則自能謹好
惡而無遷怒之病中庸明善則自能爲善去不善而
無貳過之失此仍是聖學忠恕推情主善中事乃鋪
張門面徒以天人付受處敘說一遍于學何與毋論
此本俗儒常談人所易曉即不傳之論在聖門弟子
未易聞者但講論過去何益于學況此實二氏之說
如黃庭經五行相推大歸一十六觀經所謂四德本
五行六情出五性者此宋初儒人親得之陳希夷鶴
林寺僧之說在先聖先賢從無此言若此者立置不
道可也
毛述齋曰不遷怒不貳過是好學實事恕則不遷怒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再

行則不貳過

犁牛之子騂且角

王草堂曰仲弓之父行誼全不可考唯史記有父賤之文而家語加以不肖然未嘗云惡也集註曰父賤而行惡則太甚矣以數千年後而記數千年以前之人必求實據原不可增損一字即有增損寧闕毋苛今舊文明可引據而忽此字何必苛之此其意何居或曰不肖即惡也偶改此字何必督過殊不知不肖祇不類字書曰不似先人並不是惡故中庸不肖者不及正義謂不肖勝愚是也且不

讀禮記乎王制簡不肖以絀惡惟兩有不同故不肖祇簡傍已耳惡則屏棄之矣則是典制罪狀明分兩等況仲弓之父其名字行誼並無明文誠何所據而深惡痛絕使先賢之父必枉受極罪如此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講錄曰或曰一至或月一至則視聖門弟子無人理矣天下除却木偶陳死人外即盜賊叛亂亦豈有一月之間不起一哀心者以此概聖門且以之繼三月

不違之後可乎三月三字在月字上則繼三月者當是一月至一日至不當曰日一至月一至也一字顛

倒便相去萬里請善學者思之

善爲我辭焉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曾數人而已　楊氏曰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肯從而臣之哉　又曰在聖人則可自聖人而下由也不得其死求爲季氏附益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

講錄曰夫子一門多事季氏即夫子已先爲季氏史爲季氏司職吏如孟子所云爲委吏爲乘田者而概以事犬彘詬之似過輕薄雖挽回聖人則可一語亦何益乎

儒者不明理并不讀書閔子幾曾好石隱耻事叛亂如王蠲之謝燕師龔勝之拒新莽祇以費本巖邑而其先又經權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頗堅觀其即出事夫子居喪未終遽要絰從政則非仲尼之門必不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

且爾亦知季氏何以使閔子騫乎夫子爲司寇使仲由墮三都而費則季氏之邑三都之一也季氏以南蒯公山弗擾歷叛此地與郕郈相唇齒必得一仁厚者爲宰故使及子騫及子騫不從而然後子路以已意使子羔爲之則子騫之使夫子未必不與聞非可謂聖門必耻仕季

氏也況投鼠當忌器祇借一子騫而陰唾聖躬顯詬諸賢已可怪矣乃諸賢爲宰不能指舉而明見論語者且有仲弓爲季氏宰一人夫冉牛顏淵仲弓子騫此德行中人仲弓與閔子何優何劣何升何降而臣事犬彘予嘗曰使註論語而不知仲弓之爲季宰是爲蔑經既知仲弓爲季宰而故作是言是謂侮聖蔑經與侮聖惟擇處之

毛述齋曰由求事季氏不特夫子許之且欲倚之以行道觀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而夫子以道之將行道之將廢陰折伯寮此明明見之論語大文非僞造僻書也若季氏再名冉求則夫子且曰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何嘗以臣事犬彘失先鑒之知爲冉求耻且儒者好責人亦應責已春秋策書載冉求于清之戰爲魯師立功吾不知楊中立仕宋非無事之日曾克亂否朱子嘗云游酢楊時先曾學禪又云今則分明是投番了是顯然異學朱子何故又引其說入註中耶

回也不改其樂

王草堂曰孔安國註顏淵樂道邢昺云惟回也不改其樂道之志煞是明白今朱子引程氏語謂所樂何

事而語類且云若說樂天知命四字又壞了這樂則禪和子矣元王若虛有云周茂叔令人尋孔顏樂處且云所樂何事是衲子下句曰什麼是受用處吾門中並無此等語

女爲君子儒
無爲小人儒

講錄曰孔安國原註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此從二儒字作解原不差誤集註引上蔡謝氏說謂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凡以私滅公適已自便有害天理者皆是利則直是小人非小人儒矣曾夫子語子夏而或出于此或曰子夏好利夫子此言是對病發藥語觀其告宰莒問政有曰毋見小利可驗也不知子夏好利從來無據即其告宰莒問政亦大概論政不必即對病發藥況論各有義此時論儒忽據他時論政者以爲說全失論例且即以對病發藥言子夏之病在局量褊淺規模隘隘夫人而知之也故王草堂云此大小當以度量規模言此較之孔安國註尤爲明白若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有害天理則是世俗無賴一小人可云儒乎曾賢如子夏而可以害天理三字橫加之乎朱子驟聞謝說亦知難通有云聖人爲萬世立法豈專爲子夏設則朱子亦早以

其言爲無理矣及作註而又特引其語爲科律吾不知其用意所在何以二三其說前後矛盾又如此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集註質之勝文則甘可受和白可受采文勝而至于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講錄曰質是質樸文是文飾如商尚質亦只尚此質樸周尚文亦只尚此文飾已耳但文飾質樸不可偏勝故夫子以野史互勗之而乃曰與史寧野則與夫子所言明相牴牾然且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二語爲証夫甘可受和白可受采此質地之質與文質之質毫不相涉質地猶言胚子如調和之家以甘味爲胚子繪畫之家以白色爲胚子故從來儒者誤解文質有以祭之誠敬喪之哀戚爲質者此無理之極誠敬哀戚是喪祭行禮之本故夫子答林放問禮本即以哀戚當之文質與禮本大相懸絕向使質即是本則質爲凡行禮者必不可略少之數安得但較相勝且亦安得與文對即汙樽抔飲易以簠簋瓦棺塈周易以棺槨亦不得以汙抔瓦塈爲質簠簋棺槨爲文汙抔瓦塈本諸禮器所自來原即是本且依形造器

亦是胚子若謂此即是質則當易簠簋時汙抔盡亡既改棺槨絕無瓦塈質已喪矣何有乎勝故汙抔瓦塈不關文質必求文質當即于簠簋棺槨中求之如簠簋用杞梓不用金玉即是質既加刻琢復用丹黃便是文屬棺不用皮井槨不用石即是質棺加三袵復用牆翣槨加四阿復用幭布便是文其所云勝者亦約略增多所謂彬彬者亦大概均稱決不如儒說比較分寸蓋此處無從下權量布尺度也且儒說有大不通者讀書當考經亦當論世今儒于經義全然乖反固無望矣乃于古今時勢又一切貿貿夫子未嘗不重文也郁郁從周顯見口語惟棘子成有去文之說蓋稍激乎周末之過文而言之然世有先時質而後漸文者夫子先進之論是也有先時文而後反質者夫子麻冕之嘆是也若唐宋以後則文已絕矣舊朝遺製頗似煩重至今而盡爲簡易曩時儀注猶近周緻及今而盡成朴略姑毋論其他即文字一項六經典麗今出以俚喭兩京博覈今出以空疎故謝文正見商彝嘆古制淪亡而先仲兄鬻潞王舊琴覩其鏤梓坎漆玉碾金的而喟焉嘆息以爲美醜之分殊古今之升降繫焉矣今試觀當世有何禮文有何

儀儀禮經四十九篇周官經五卷其間名類象數服物采章曾無絲毫見于世士君子苟有志當發憤尚文竭力挽回之不暇而反曰寧野毋史嗟乎君父已幽死絶塞而攡經者尚謂國不可黷武以秦皇漢武爲戒不可痛乎

王百朋曰儒說以忠信爲質皆本于誤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語夫忠信爲禮本豈可相勝且俗儒每云三分文七分質豈行禮而可有三分無忠信者文質只在禮字中猶味之醲淡只在和字中繪之華朴只在采字中忠信與甘白皆質地勿誤認也

毛述齋曰文質不是本末若是本末則商尚本周尚末必無是理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而不及樂則是好之未至也非烈曰此又回護知好一語以補救之講錄曰知之者註並是首鼠語學者言語最患首鼠纔一首鼠則彼我勾連兩下瞻顧無進步處矣故曰天下惟一打一搓挪最是害事此不可不察者如此知好樂三字即知行得三字行必先知得必先行此

爲學次第不待言也夫子亦惟恐一知便了一行輒止故兩以不如連作警惕而乃又回護知行一語以補救之則索然矣向使知之可不行行之可不得則其言有漏或須補救實則至知不是行至行不是得譬之知味求食然不食不知味食本求飽然方食不飽即飽略作補救便是蛇足孔聖立言自有輕重縱使知好不可少亦不須補夫子曰吾不如回回則回之不如夫子何待補言昔縱橫家有反言見意者曰吾固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則其貴賤富貧正然使其人曰吾固知貴不如賤旋正曰必須貴曰富不如貧旋正曰必須富則其人立言之意已掃盡無餘賸矣豈註書者而宜有此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章

講錄曰博施濟衆不是仁之用亦不是子貢馳騖高遠此即聖道仁道一貫忠恕之極至處祇聖道該忠恕而由仁達聖則必從彊恕求仁以馴至乎聖此即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也大凡聖道貴博濟必由盡已性盡人性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並非馳騖故大學明德必至親民中庸成已必至成物論語修已必

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即學記記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是聖道未成亦必先力推忠恕而後可以成聖學而乃以子貢爲徒事高遠此可謂知道知學者乎

樊遲問知章

李白山曰此汎告以知仁之道而集註又曰此因樊遲之失而告之則遲之不務民義不遠鬼神不先難後獲從何處見之豈亦別有據耶

子行三軍則誰與

集註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

王草堂曰行三軍非綱事況神農伐補遂黃帝伐蚩尤而後行軍皆聖帝明王之所不免何論卑之有且夫子曰不與曰必也正明告以行軍之法何曾卑之李恕谷曰子之所愼一曰戰又曰我戰則克亦卑乎易子師卦曰開國承家又曰可以王矣亦卑乎宋人諱言戰而社稷日促乃不自知其失而以聖門賢者爲卑背矣

章泰占曰夫子祗夾谷一會尚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況二宋南北神州陸沉縱使秦皇漢武黷兵宜戒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不當出自宋人之口何則救溺須習泅救暍須織葛亦思當時君父如何受辱生民如何慘殺卽手足毛髮皆作兵甲猶恨不給禮經所謂不反兵之義若何而乃論史則禁斥用兵棄若糞穢論經則以行三軍爲卑卑視聖門弟子不值一錢是不惟不解經并亦不知有人理者矣不聞夏官司馬以射人司士掌朝位等敵有趙于六卿諸職者乎大禹宅百揆反使之帥師征苗何則重兵政也是以呂尚善行兵武王尊之爲師郤穀雖敦詩書而晉臣推穀未嘗不以行三軍爲尊若謂我有詩書可廢干櫓則如後漢羌胡寇隴右而刺史宋梟必欲重教化輕師武請寫孝經以退敵雖長史葢勳讓其不從卒至喪身辱國爲世譏詬此明鑒也但其義錮蔽已久須儆省後之讀論語者遇軍旅未學當知其有爲而發不是輕兵遇政不是迂遠則於斯世庶有賴矣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講錄曰善人舊註卽是君子故與聖人稍有間覩子張問善人之道亦曰不循舊跡自有造詣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可驗也乃以聖言互出直分兩途創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質美未學一類則將得見君子一嘆竟撇却不顧直須另起何必衍去子曰使聖人君子蟬連而下此不特名義乖即章法亦亂矣且善人非質美未學者善人爲邦百年善人教民七年未聞未學而可以爲邦可以教民者也即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豈樂正子是不學者況孟子自解善字特云可欲之爲善可欲即可願尚書敬修其可願正是學字並未嘗解曰不學之謂善也自儒者不識聖學誤認學字是誦習之名至善惡二字則直斥之爲佛氏門目而概置勿道往在傳是齋講學客曰學事只須分善惡兩途而已

錄者輒請曰善惡二字不如更理欲二字爲當舉坐皆齊聲是之其人曰不然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善惡何不可言皆嘿嘿而罷歸與先仲兄道及仲兄長嘆曰先聖先王所言者皆爲儒者啟頭換面一概瞞煞偶然觸及反驚怪爲馬腫背此亦一也姑不具舉即大學明明說學乃開口曰止至善又曰道盛德至善而申庸誠身首功曰不明善不誠身其學如之事則曰擇善而固執故顏淵好學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一生好學只是性善且即以此而推之先聖先賢

一部尚書皆政治之書祖伊尹告太甲爲學便曰王善爲師傅說告高宗爲學便曰慮善以動是善惡二字正爲學者一大要領而乃以理欲二字改之夫春秋以前自堯舜禹湯至夫子口中並無有言理欲者從來理字作條理解惟孟子始加稱理義然未嘗與欲對至河間獻王博士組輯樂記然後以天理人欲作對待語今但知理欲不知善惡且以善字作不學之解初不意聖學錮蔽乃至如此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講錄曰聖言可使不可使而註又以能使不能使補救之夫可與不可我得主之此其權操之自上故夫子言此勉有位者若能與不能則但任自然聖言反多事矣且使由使知當有着落由者行也謂行事也知則知此所行之事之義也儒者動輒言理乃曰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則是由是理知亦是理吾不知理是何物且不知上之使行理者作如何使法不特民不能以理行實未聞唐虞三代有使民行理者此大荒唐也夫此一民字除學宮俊秀及士官師外即周官九職任民之民其事即九職任事之事如三農園圃百工商賈以及

虞衡藪牧嬪婦臣妾開民皆民也三農生九穀園圃
毓草木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皆事也使之者則
但使播種藝植而不告之以因天因地之情但使飭
化阜通而不更導之以審曲面勢懋遷化居之意以
祇使行事未嘗使知義也即或事可通教如以十二
施教佐十二職事之所未備然亦只教之行事而不
教以義如教祀事者祇使教祀典而鬼神之通不教
焉教昏事者祇使教昏儀而陰陽之合不教焉何則
一使知義則行不終行教不終教始必以論說緩行
既而以疑慮礙行萬或錯誤或遷變則不惟不知而
終于不行是上之不使民知豈欲愚黔首哉豈慕四
朝三哉實揆之于民而有不可也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四書賸言曰往嘗聽講師唐虞之際二句謂唐虞才
盛于周則于有婦人焉二句決接不下必須添降而
夏商皆不能及八字然後可接輒大憤懣天下有聖
賢措詞如是闕落必需在傍者添唇補舌而後能達
意豈可爲訓且此章前後亦頗難明既貶周才忽揚
周德斷流絶港故集証亦自知周章欲以三分天下
一節另作一章而不知經之難通全在添出兩句誤

解聖言無他故也經本欲贊周至德而以才盛起之謂有如是盛才而猶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至德乎此本前後一串翻覆見意故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爲盛猶言於斯爲美於今爲烈言今盛且烈也若曰盛于周則不特句例不合必添出八字而後可接下句於文例亦不合且世有五數盛于十數者乎是數例亦不合若謂聖有優劣兩不如一則先聖後聖並無低仰孟子定道統既以禹與皐陶作堯湯見知之統豈有周名畢散諸大聖而忽與禹稷皐陶分優劣者此眞小人之腹與論語立言之大旨多不合何必如此

子路使門人爲臣

講錄曰夫子爲司寇門人多爲夫子臣者即臣于他大夫非王友之分然在夫子從政時諸子皆見爲屬大夫其同時統係具在也況夫子去官非見擯者則以卿禮葬夫子而門人爲臣比之王友漢儒所云君臣禮葬者亦無不可特此時無有一如近代在籍官喪葬之例非見任者故夫子不許要之子路非誕罔也其曰詐曰欺亦祗從有無二字責之原非矯詐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蔽有害天理而詿以不能致知誠意重詬子路夫致知誠意爲聖門下手第一層工夫曾子路升堂但未入室夫子親爲品題者而重詬至此豈聖言定有漏聖門必不肖而何也

大夫其同時[illegible]其在也其夫子去官非見[illegible]者則大夫非主友之分然在夫子從政時[illegible]子皆見爲[illegible]請[illegible]由夫子爲[illegible]門人[illegible]爲夫子[illegible]者[illegible]子也

人爲[illegible]子[illegible]門

之大[illegible]不合[illegible]

[illegible]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又晚晴稿
蔣光朝廷翰章度裴園較

聖門釋非錄 三

平湖陸邦烈又趨氏輯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以附益之

章泰占曰季氏富于周公此已然事冉有附益不過自爲主友之義而詿謂心術不明一似曖昧叵測有害本心之小人則失實矣然且責其急仕不能反身夫由賜之臣季氏皆在夫子仕魯之時夫子未必不知之觀其失位將之荊即先冉有在陳聞季氏復召

冉求即期以大用是夫子爲冉有急仕反過于其身而乃謂其不能反身此正相悖語

子畏于匡章

集註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于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講錄曰子畏于匡章極不可解向在廬陵講堂施愚山少叅以畏匡命講坐客嘈嘈皆以胡註告天子方伯赴鬬殉死爲非是唯廬陵鄉官張貞生長沙舉人王岱謂胡註且置若赴鬬殉死恐未可盡非者而宣城高阮懷曰不然赴鬬必按實顏淵孑身拳鬬耶抑以兵鬬耶且一手一足即有兵亦並無鬬理豈有聖賢肯自擲其軀者暴虎憑河顏淵定與聞也若謂師死則弟必殉之明知赴鬬必死且死亦無益然不憚棄擲則師弟赴死古無明據即忠臣殉君亦必期有益于君如比干諫諍甯俞橐饘類若君死亦死則自徒人費子車氏而外亦罕有聞者若曰復讎則天子

不爲匹夫復讎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固誕妄不經之極且匡人非夫子讎也陽虎暴匡人而匡人報之是匡人讎陽貨陽貨且不得讎匡人夫子焉得以匡人爲讎向使天子可告方伯可興師問罪則匡人有辭即殺陽虎亦無罪況誤傷夫子則無罪之申又且滅等顏淵此舉爲鹵莽矣」且解經須逐句逐字皆有着落顏淵既後則彼此違失其不相知儼然矣乃曰子在而不關淵何以知子在則將仍返故處關耶抑已之耶四座皆愕然且各起請阮懷解說阮懷曰吾唯不能解以有此疑也愚山以問予予曰項聞阮懷說肺腸洞豁然亦久錮于儒說實于此際未會理會愚山遂約同坐于次日講次各陳已見以共析其義予于是晚飲次忽有會愚山大喜遽名司錄者錄之次日示座客其說約畧見後

此一聖一賢皆言必不可死者故各以不死爲言惟恐誤死以貽誤天下後世而朱儒反言必死則直背經矣大凡解經須從首句解起子何以畏匡以匡人欲殺夫子也匡人何以欲殺夫子以陽虎曾暴匡匡人以夫子貌類陽貨故欲殺也然則夫子可不死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桓魋直欲殺夫子夫子且微服避之豈有匡人欲殺陽貨而我肯俯首就戮爲虎代死者生人最重守身不獲已而死必得死所如死君父死社稷死軍國重事大患大難未有無名而死者無名而死即謂之死于非命等之夫婦之死溝瀆大爲學者所戒況此須臾識一畏字此是典禮中字有一死即獲罪過者蓋畏者怖也謂怖死也既怖死即當悉力解脫以求一免死之道不幸而死則爲世損斥不哭不唁而不齒于衆禮曰死而不弔者三第一曰畏而鄭康成即註曰畏如子畏于匡之畏則纔言畏匡便有萬不可死者故前儒解畏有三一不解說而死謂不自白曰我非虎也一計無所出而死謂不微服求遁避也一猥狠亡命犯觸而死謂不自量而鬬也三者皆與朱儒之說相反則悖義害理使先王禮意與一聖一賢問答精義皆掃無復存然且張大其說至于告天子告方伯彼此狂誕欲求聖道之不淪亡得乎

顏淵後子唯恐其誤死而劇喜其至故曰以汝爲死謂懼汝不察而死也子在者子不死也古稱不死曰在如父在父母在三國志使法孝直在是也故曰吾固知子必不死子見在也回則何敢草草以死此死

可自主故特下一敢字不然世有敢死並無有敢不死者

論語漢註與晉註俱不能解至唐韓退之且改死字爲先字此亦有疑于經文而反自坐改誤者宋人邢昺作疏便妄下一鬬字至胡註則不可問矣

宋儒皆不能讀經胡安國作春秋傳人知有胡氏而不知夫子則宜于春秋事實必了了矣今第稱胡氏不知是安國抑是其子然總屬活咏即此畏匡亦並不知在何處莊子謂宋地史記謂衛地朱子謂陳地實是鄭地即定六年傳稱陽貨帥師侵鄭取匡一事

而彼此錯誤且此時天王雖在然並無告處春秋唯桓王曾伐鄭然反爲鄭莊所敗未有敬王敢伐鄭討匡人者況春秋無方伯齊晉雖更霸而晉襄以後齊景衛靈魯定各皆叛晉晉午在本國已嚮顧不暇淵欲告方伯將以告誰吾不意胡且臣晉至是時則齊景衛靈魯定各皆叛晉晉午在本國已嚮顧不暇淵欲告方伯將以告誰吾不意胡氏春秋家乃毫釐不識如此至胡氏所引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十六字此本國語欒共子之言彼以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而共子爲國君死難故作是言實則師比于友與君父降等其曰如一亦大概言之且共子之

父。欒。賓。曾。爲。曲。沃。桓。叔。師。傳。故。特。重。其。詞。所以舊註
致。死。引。檀。弓。服。勤。至。死。爲。解。不是身死則與下文報
生。以。死。相。悖。固不必然。然。死。必。有。所。必。期。有。濟。或臨
難。奔。救。生。死。未可知。若。師。既。死。則無。有。隨之而死者。
欒。共。子。死。君。非。死。師。也。
若復讎之禮則諸經所載各有定分據曲禮兄弟之
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共國與不反兵分作兩等若檀弓
而師在其中然不共國師與友一類則言交游。
云兄弟之讎仕不同國則與交游不共國無分別矣。
乃周禮調人之職則直曰兄弟之讎不同國師長之

讎。視。兄。弟。則。爲。師。長。復。讎。者。正。當。此。兄。弟。一。等。雖身
嘗備兵而但不同國與君父之不共戴天者有別。即
既成爲讎亦尚須量度時地無草草赴敵之理。蓋復
讎。期。死。敵。不。期。死。于。敵。者。若在必死則曲禮又云父
母存不許友以死。淵之父顏路見在豈有輕身赴敵
漫不知進退如此。儒者無學問不善解經不知先聖
先王典禮事實且又不知道理。如此書其于報生復
讎。死。畏。諸。典。禮。固全然不懵。然于夫子宜死不宜死
顏淵宜鬬不宜鬬宜告不宜告與能鬬不能鬬能告
不能告道理一概。憂。憂。然則註經何事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韓退之改死字爲先字則文氣稍順先與後對子以淵爲先行而不知在後故淵以子在不敢先答之然何以知子在且在字不得抵先字乎奔逃先後有何厚繫而記者記之此終是無識不能解經者

王百朋曰記論語者不曰子厄于匡如孟子厄于陳蔡之厄而兩記畏字則大禮大義卽在此一字中矣

乃不意千餘年後始得明白嗟乎聖言豈終晦與

赤走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集註子路等所見者小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

王草堂曰既言安見非邦而乃曰治國爲孔子不取既曰赤也爲小孰能爲大而乃曰所見者小明與聖經相反何也

故宋伯豐云三子在夫子無貶詞則皆許之矣而程子云夫子不與似相牴牾

李恕谷曰夫子原問事爲而註謂規規于事爲之末原取三子而註謂不取然且謂子路等所見者小何其侮聖言且輕于詆毀先賢若此

邦烈曰聖門所問如司馬牛問仁類皆于諸賢歷有微詞王草堂補註每言之今不能遍及觀者但從此類推可也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註引胡氏云子夏四海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若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如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于愛而昧于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王草堂曰夫子曰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子夏之言正出自夫子而謂意圓而語滯且謂聖人無此病此猶癡父強言事謂日必西出而日正在東亦可已矣乃猶憎其蔽于愛而昧于理夫宋人動輒言理吾不知夫子千里兄弟之言果蔽愛昧理與否但就經論經祇解牛憂不得又牽他日喪明之事以并責之朱子自云讀書且就本文看不必又生枝節又云韞山解經常有牽纏的病如解苗而不秀就牽引揠苗其于本旨無所發明却外去生此議論又門人問惟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之朱子便云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若牽二王說不知尊意要從此處學子路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其言之凌厲如此今但論四海兄弟而忽及喪明是曲求子夏不是也是不考究本文也是枝節也吾不意責人蔽愛而自坐蔽溺又如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又曰漢王克云子夏失明虛妄之言卽朱王伯厚明方正學輩亦有辨其未確者

大猶質也節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均失之矣

講錄曰質不是本文不是末並無輕重等殺自楊時誤解質文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爲証遂疑質是忠信文是禮誤以本質之質作質文之質向使質是忠信則文不當勝忠信文是禮則質又不當勝禮相勝且不可何況相去朱子既引楊

說于質勝章疑爲質是本文是末此原是誤而此竟直稱質爲本文爲末此猶誤認逢丑父爲齊頃公此造次間耳乃竟稱丑父爲齊侯則直自坐誣罔之極而反訾子貢爲失本末亡輕重聖門之寃展轉沉溺從此不可解矣

朱鹿田曰文猶質節在証多添補語實俱不必文猶質質猶文不必添不可去三字以相等則自不得相去不待補也若去文存質一語則卽在虎豹之鞟中見之不必在虎豹句上文添一語虎豹而鞟則與犬羊鞟何異終是明白

章泰占曰以皮爲質以毛爲文則毛生于皮疑此質字是本質之質不知非也皮與毛只是質文其本質之質全于虎豹犬羊四字內見之如朝廟之禮其本質是虎豹草野之禮其本質是犬羊與皮毛無涉又曰註中君子小人以在位言正指虎豹犬羊其所云辨亦正辨在此若云君子是文小人是質則必以毛屬君子以皮屬小人大無理矣

君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故告以此

毛述齋曰此本言爲政之道如是而動詬先賢則于子張何至無誠心者勿輕詬也

王草堂曰聖人答問必因其所問之事所問之義未嘗答其人也如必因人作答則告顏淵放鄭聲遠佞人豈淵曾喜遙且好佞耶益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不必舜曾有淫佚也況君心行事正爲政要務而必爲因病發藥之言自程氏譏其無誠心後遍山便云難能則難繼范祖禹謂其外有餘而內不足朱子又謂做到下梢無殺合不幾議之太過乎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節

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王草堂曰論語問仁者顏淵仲弓司馬牛子貢子張
樊遲六人問崇德辨惑者子張樊遲二人問知者無
有也兩問知三問仁者更無有也惟樊遲能之可謂
切實爲已聖門之高弟不可多得矣而集註云粗鄙
近利語類云鄙俗粗暴何爲也尹和靖云學者之問
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
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于仁知既問於師又辨諸友
當時學者之務實如此則未嘗粗暴也若以其曾請
學稼故云則那曷云遲請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
謝上蔡云遲學稼圃將以爲民非役志于自殖財貨
則未嘗近利也若以夫子稱爲小人而疑之則朱子
亦云小人謂細民非與君子相反之小人明矣至于
雙峰文懿輩徒知依傍門戶闡發朱子而不于樊遲
生平略加審度反經叛理饒有論議亦何爲哉
李恕谷曰樊遲留心仁知必不俗鄙清之役樊遲爲
右冉有謂其用命且遲請三刻而踰之必不粗暴況
義利者君子小人分途豈可以近利妄加之聖門諸
賢耶且遲佐冉有以入齊師左氏載夫子之語明曰
義也則義利之分在夫子有定鑒矣又何譏之過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請益曰無倦

王草堂曰集註謂子路始勤終怠不能持久故救其勇躁之失則夫子何不早告之以無倦必待其請益而始教之也倘子路不請益則其失又何從而救之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集註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　胡氏曰蒯聵欲殺母得罪于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夫子爲政必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名正矣子路不喻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食輒之食爲非義也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講錄曰此又誤責子路矣衛君未嘗不父其父也又未嘗拒父也夫子之言正名又並未嘗正此祖孫父子之名也從來立君之法一依昭穆必不得已而偶有移易則七廟五廟隨所遷入而禰名不易如太甲繼成湯爲君則已越太丁一代矣然仍父太丁而祖成湯商書稱祖見厥祖是也桓王繼平王爲君則已越太子洩父一代矣然仍父洩父而祖平王名南稱千王之孫以王姬卽桓王女弟是也則不父其父本不讀書之言若其云禰祖則以七廟五廟不爲君者不得入禰廟無太丁而祖有成湯則湯固當在禰廟

然而禰不是父禰者親也商書作昵不過四親之稱已耳故國君出疆與軍興辭廟雖必載禰主以行而實則禰用祧主不用父主以祖禰混稱原無分別且亦正惟禰廟之禰不定是父故此廟雖是父廟而但以禰字混之如必以禰祖爲嫌則世有以叔禰姪兄禰弟者祖父之名何由得正故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八字係儒者臆說並非禮文也且正名者正名實非正名分也三代有正名一大政事肇于黃帝而流行于春秋戰國之間如所稱名家書名家者流在鄧析尹文子鬻子荀卿輩皆言之夫子或鑒于近代稱名失實之故且亦有憾于衛君拒父之名思一雪其義而子路不察反謂之迂若正名分則祗一宗伯宗有司之事幾有國君待之爲政者而僅出于此至于拒父則更不讀書之言大非學者所宜道也衛靈與齊景魯定恨晉之凌踐三國視爲臣屬故同盟叛晉而蒯聵以得罪國母奔事晉鞅與父爲讎反助之攻齊衛以致衛靈身死屍尚未葬而晉鞅興師襲衛納蒯聵則以讎師襲國加之伐喪雖有父在軍亦所必拒乃衛君未嘗一拒聽其入戚至次年之春齊景公遣師拒晉而後衛遣師從之故夫子春秋大書齊國夏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不一如援兵在他國者不惟不拒父即晉亦何嘗得拒而首從緩急書法昭然夫子未嘗不惡晉之惡恨曠之逆而傷衛君之不幸也乃不讀書者並不知衛晉與師所爲何事而洵口狂言又欲上告天王下請方伯立公子鄖以正名分夫春秋無方伯初以齊爲伯主既又以晉爲伯主而晉襄以後則立齊魯衛朝貢之式貶作屬國故齊衛與魯發憤叛晉而衛靈即以是役身死則欲請告晉侯以立子鄖而其所告者正衛靈所累伐累戰之晉乍趙鞅昏頭暈腦吾不意講道論世詮經立教者而一至于此若夫仕衛食輒果屬非義則夫子何難一言沮之師弟貴告誠未聞旁觀袖手一任孺子入井者兄孔子于衛靈爲際可之仕于衛輒爲公養之仕是待子爲政則子未嘗不仕也陋儒何足以知之

朱鹿田曰衛君惟不拒父故終及孔悝之亂若子路爲孔氏臣原非仕輒但不幸而亂出自孔氏耳要之子路大義昭然即其死夫子何嘗不惜之

樊遲請學稼章

集註楊氏曰樊須游聖人之門而學稼圃焉志則陋

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于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既出而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講錄曰聖門最苦是樊遲纔一啟口非受謾罵即被譏訕而究其罵之訕之者仍自坐不能解經厚誣聖賢如此樊遲之詩既罵以志陋決當斥闢又謂夫子後言惟恐其不能喻夫子之意眞向老農老圃而就學故使之知之則直視遲爲下愚木石無人理者矣亦思如此陋志且將辭聖門而入田舍則遲身爲民乃反告之以民之必從一似遲之學稼欲使民從已者然且不止從已既三告以民不敢不又申之曰四方之民亦襁負俱至一似遲之學稼將欲招遠來不使一民不歸已者如此而不憬然省豁然悟則眞下愚木石所謂不以三隅反者不在樊遲在已身矣且遲請學稼非用稼也夫子曰焉用又一似四方民至但用彼而不用此者苟非陋志則卽此一字亦當有三隅之反兄遲在聖門夫子親許其善問卽孟孫問孝夫子藉遲導其意而謂遲疑不及此又謂遲不能問歷呼其名而謾罵之又譏訕之此何說乎漢儒

原云遲思以學稼教民蓋懼末治文勝直欲以本治
治天下一返后稷教民之始其志甚大惜其身淪于
小民而不知也此遲有大志而夫子抑之且仍以大
者告之四方之至非大夫以下事也陋儒不解也
小人卽農人尚書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高
宗少居民間曰爰暨小人時遲思以身教故夫子自
謂不如農人且稱遲爲農人要知遲此一請有啟戰
國時神農並耕西秦令黽之意其所繫大矣
既學農又學圃者周官以九職理萬民此政治大節
自三農外原有園圃虞衡山林沮澤原隰諸職治當
時任地力務開塞算地來民有不重農敬而專任五
土與五物者故又及此
無欲速無見小利
邦烈曰子夏欲速見小利不見經傳不知何故云藥
子夏之病王草堂引胡明仲說謂此本天下後世爲
政之法汎言治道斯爲得之
今之從政者何如
王草堂曰集註謂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警之豈子
貢此問意欲爲今之從政者耶何視子貢之卑也若
斗筲警子貢則瑚璉之許夫子爲失言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CL.
NO. 35533

邦烈曰集註謂子貢將欲爲皎皎之行聞于人者故夫子告之以篤實自得之事則與夫子所言正柄鑿相反夫子明尚事功特以使命不辱者加于篤實自得之上此不特不藥子貢之病反于子貢有就其所長而加勉之意聖言具在三復便曉也乃謂欲裁其皎皎之行則孝弟忠信皆非皎皎者毋已得毋斗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